

明星与素琴

给我也给弟弟过
给我打鼓一下到底高

祝你身体健康

紧紧握你的手。

宋丹丹 敬书

1999.10.13 夜半

云从龙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明星与 素琴

云从龙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星与素琴 / 云从龙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6.12

(“私历史”丛书)

ISBN 978-7-5060-9418-4

I. ①明… II. ①云…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0456号

明星与素琴

(MINGXING YU SUQIN)

作 者: 云从龙

责任编辑: 武 倩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5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418-4

定 价: 48.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七年前，我侍弄过一间小书店，开门卖书之余，常常跟着别人去城外的废品收购站淘旧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收获了几本私人档案和一些社会运动的旧材料。翻开之后，一下子被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体和各种各样的表格、检查、公章所吸引，自此，对这一类故纸旧档的收集就成了我的一个癖好，时常游走于陋街破巷之中，每有所得，辄欣喜若狂。但欣喜过后，又是一阵喟叹。我发现，每一张旧纸，几乎都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有的令人喜悦，有的令人神伤，更多的则充满了普通人的各种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他们的际遇，有时候是波谲云诡的时代造就的；有时候，个人又以一己之力、合众人之功，造就了波谲云诡的历史。

但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谁造就了谁，当历史的一页翻过之后，那些曾经在大时代中留下过烙印的普通人，一如船过水无痕，统统被忘却，被湮没，被抛弃，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只是丛林法则，只是成王败寇，只是胜利者的讪笑。鲁迅曾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现在来看，历史究竟“吃”掉了什么人？绝非王侯将相，而是无数普通人。

意识到这一点，我决定尝试发掘那些被遗忘了的普通人，讲述他们的故事。2012年，我在友人马策的鼓励下，依据一本二十年前的日记，写了第一篇小文，还原了一位不知名的未亡人的浮生往事。一年后，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叙述一位工程师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屡遭同事秘密揭发，饱受歧视，而他为了自保，不得不选择用同样的方式揭发别人。又一年后，第三篇类似的文章形成，相比前两篇，更加曲折和绵密。这三篇文章，承蒙著名出版人张立宪先生的厚爱，都先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读库》上。

二

收集资料和钩沉历史的这些经历，使我越发意识到普通人的故事、私人史、民间史的重要，也使得我原有的历史观念不断得到校正。多年来，经由学校、家庭、社会、书本所习得的经验告诉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具体所指是谁？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千百年来，我们似乎没有记住过一个具体的人民，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名字，被牢牢地钉在了我们的头脑中，他们俨然是历史的推动者、文明的缔造者。然而，历史真的是那样吗？我认为，绝非这么简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抑或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这二者之外，历史还存在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上帝早就计划好了的，而上帝是一种绝对精神。上帝说，要有光，世上就有了光，要有人，世上就有了人。但克罗齐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永恒的事件之流，是单一的、个别的、不重复行动的领域。历史像诗歌、道德、意识一样，是没有规律的。曾经砸中艾萨克·牛顿的那只苹果，我们能说那是历史的必然吗？尽管上帝说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在苹果砸中牛顿之后，上帝死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谈论历史的主宰者，人民？英雄？抑或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充其量只是历史的某一截面。在我看来，历史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实性，就像我们面对碧波万顷的大海时，阳光往往只是照射到它的表面，而那些位于洋面下的底部之海，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

我常常觉得，我这种对于普通人物的旧事进行发掘和整理的写作，是一种拼图式的、复盘式的叙述，我甚至为之发明了一个名词：历史拼图。

三

拼图通常来说是一种智力游戏，考察人类对于符号与形状的理解能力，在历史语言范畴中，拼图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可能会运用到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学科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统计学、逻辑学、文学、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等等，对具体的标本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它的对象（即标本）并非我们日

常所熟知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历史，而是所有宏伟叙事背后那些隐秘的底部之海，更具体地说，它可能是这些底部之海中的一粒沙子、一颗贝壳、一种微生物、一个正在发酵的溶洞。

这样努力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难得一见的历史幽暗之处进行探秘与发微，从而更加客观地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时代潮流、人物命运之成因、结局及其走向，无限地接近真相。在这一点上，我也十分认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观，因为，真相既然无法抵达，那么历史最大的意义便是从既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关照当下人类生存的境况。

四

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拼图，根本逻辑或在于：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虚妄，探寻历史真相是冠冕堂皇的虚妄，而拼图不过是最为谦卑的虚妄。

这是我和一位友人在谈论我的写作时，他给出的一段定义。我认为，关涉要害，一语中的。

因此，在这本书以及将来的时日里，我与读者诸君分享的，大都是那些沉沦在“隐秘的底部之海”中的故事，它们或许是大人物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境，或许是小人物定格在历史灰堆中的一个微笑，又或者是人世间习以为常的相遇、重逢、梦想、阴谋、误解、错过、爱情、仇恨、猜忌、珍惜、亲密、疏离，以及人在宏大历史场景中的存在与泯灭。我并不希望人们就此能记住什么，只希望那些被湮没了太久的名字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里。

最后，请允许我向促成这本书出版的几位师友亲故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是：友人马策先生、友人夏秀芹女士、出版人张立宪先生、黑龙江明水县方志办的王景龙先生、东方出版社的陈卓先生以及我的妻子林丹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便没有这本书，更没有我现在执着的这些事情。谢谢你们！

目录

自序 历史的拼图	001
引子	001
“吊算”之家	002
父亲大人	005
“端”起家业	010
家族密码	014
抗日英雄	018
不畏强暴	021
壮怀激烈	027
投身革命	031
秘密救亡	038
遭遇解职	043
烈士不孤	048
继承父志	057
远到临终	066
决不负你	072
魂牵梦萦	077
歌声嘹亮	082
残山剩水	086
到江南去	100
艰苦卓绝	108

鸿雁传情	121
永忠于你	129
向党宣誓	134
初议团聚	140
革命情谊	145
去年今日	155
再议团聚	162
抗美援朝	169
水到渠成	180
彳亍向前	188
摧枯拉朽	191
下乡土改	201
远见卓识	214
衣被工业	222
泄密事件	234
飓风前夜	243
遭遇“文革”	251
连升三级	255
势不两立	259
尾声	271
附录一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	273
附录二 4928-1	313
后记 普通的中国人更值得铭记	353

引子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1日的一个深夜，十七岁的黑龙江省财政厅企业科科长贺明星用十一页烙有“改良本质（东亚）”字样的稿纸写了一份将近三千字的自传，以备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供其审查。^①在这份自传里，贺明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毕恭毕敬地讲述了以自己祖父、父亲为核心的地主家庭背景以及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前因后果。

就在这样一份看似不起眼的自传里，深藏了一个绵密而曲折的故事。

^①《贺明星自传》。

“吊算”之家

贺明星，祖籍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镇贺家屯，1931年出生在北平，因为这个缘故，贺的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富于诗意的乳名：“燕生”。多年以后，这个名字见证了他的爱情与跌宕起伏的人生，并慢慢地成了命运的某种隐喻。^①

贺明星的家族，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地主家庭，虽然称不上大地主，但在贺明星出生前后，家里已有田产120多亩，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关于贺父，自传如是写道：父亲“入北平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结了婚”。^②除此之外，一些能准确说明其身份的有效信息很少，比如父亲的姓名，父亲大学毕业之后是否曾在北平工作等等，都难以在自传中详尽了解。在那个年代，一个传统家庭里能走出一位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实属不易，然而，在贺明星的自传里，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这样一种喜悦和荣耀。相反，他冷静地认为，父亲之所以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个人努力并非关键，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祖父和伯父两代人通过对长工的“剥削”而换来的优越家境：

① 18年后，贺明星遇到了他的初恋王素琴，“燕生”成了王在情书中对他的昵称，从那一年开始，他离开了家乡，远赴江南，真正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见后文。

② 《贺明星自传》。

到我父亲这辈，因为我父亲他们哥六个，他是最小的，等他能做活的时候，家里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五个伯父也一个一个地脱离了生产劳动，完全依靠四伯父当家支配着十几个长工种我们的一百二十多亩地，由于四伯父有吊算，继续祖父剥削人的老一套，到年终长工算账的时候，大哥及三伯父成天支大牌九局，左五右六想办法把长工一年来赚的钱赢来扣下，甚至四伯母也成天地支着牌局耍钱。使我仍然记得的几个长工（一个厨夫，二个伙计），就有三年没棉帽戴，并没棉衣穿。

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所以便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初级考入高级，逐渐升入中学，后入北平大学。^①

这是一段令人诧异的描述。四伯父们是否在吸雇工们的“血”，尚且值得考究，但贺明星显然忽略了他的家族经由两代人艰苦奋斗之后由“创业”向“守成”、“农本家庭”向“资本家庭”转变的内在关系，而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交代贺氏与雇工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上，这使得他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很自然地写道：“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换言之，他既没有为自己生在一个生活富裕的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也没有觉察到祖父、伯父两代人开荒创业的艰险，而是一眼就盯住了“剥削”、“不用参加劳动”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父亲出去读书并不是十分光荣的事情。

^①《贺明星自传》。

根据自传的描述，大约在1942年前后，贺氏家族一度迎来了全盛时期，田产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亩地，房屋三十多间，全家共四十余口人，贺家自己雇十多个长工种一百亩地，其他的租给佃农。^①而到了1948年——即贺明星写这份自传的时候，贺氏已经被彻底土改，贺明星和他的母亲、妹妹拥有的全部财产不过是半间房，四亩地和一些随身衣服。^②对此，贺明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极力讲述家族的剥削史，以向组织表明自己觉悟之高尚。

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贺明星写这封自传的目的只有一个：入党。而入党的首要条件便是历史清白，所以，他必须努力找出种种理由与生他养他的家族在革命逻辑上一刀两断，这是一道单选题，他要么放弃，要么选择那个唯一的答案。

一个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少年，置身在千变万化的新旧交替年代，看不到自己亲人所受的苦难，看不到几代人为家业兴旺而付出的心血，却对组织的喜好了如指掌。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呢？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需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具体的人与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贺明星的父亲。

①《贺明星自传》。

②《贺明星自传》。

父亲大人

贺明星的自传里，关于父亲的有效信息并不多，但却字字千斤，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父亲“不需要参加劳动”的细节之外，还有其他关于父亲的回忆文字：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父亲便携我母子归回了来，到明水后我记得父亲在本城当过教育馆长、管烟所□□、教员及伪县（指溥仪的伪满洲国政权）公署更生股科员，后任通达村长，而在伪康德九年，因街村废□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场场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级职员及老百姓却很因为他这样举动与正直，对他羡慕与拥护。

别人当村长买了多少□皮车，多少地，他在这二年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买，却拉下四千多元钱的饥荒，结果没办法只好从家卖了十亩地三间房，并从他的朋友赵怀成处（他家开烧锅已被清算没收）借了二千多元钱（现在亦未还），总算把饥荒还

上了。但由于从家卖房卖地还饥荒，却惹起了伯父母们的怨言，纷纷都说父亲没下过地，没往家拿过一个钱，净花钱了，现在刚刚工作了，不能挣钱，反拉饥荒自己还不了，还得从家里卖房子和地还饥荒，这就是败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几次要分家。

.....

父亲在通达被解职后，没有什么职业，便又搬到县城内来住，我这时在东三道街第一校（高级）念书，但不幸的日子便来到了。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死了（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他的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①

贺明星在自传中对父亲历史的回顾全部集中在以上段落中。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父亲的生平和事迹：

他生于清末民初，在家中排位老七。这一时期的贺氏，田产达到一百二十亩左右，创业初成，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男丁，在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得以被送进学堂读书。少年时代的他有可能就读当

①《贺明星自传》。

时县城里最好的学校，在那里学到的课程包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庄农杂字》《大学》等。学校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背书是必修的内容。他从小记忆力超群，每次背书，都能拔得头筹，深得先生欢喜。除此而外，学校里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比如规定白天读书时所有的学生都要盘腿坐在炕上，不许回头，不许说话，大小便也需要严格限制——每个人每天领取四根“尿签”，谁要上厕所，必须将尿签挂在教室门旁的墙壁上，回来后将其交给先生或班长；如果没有把握好时间，早早地用完了尿签，就算真的尿憋尿急，也不会得到允许。他便是在如此森严的教育体制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①之后，他被举荐进入重点中学。二十年代中晚期，进入北平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北平结婚，生育孩子。“九一八”之后，他携妻儿从北平返家，回到明水故里，在地方上先后担任了一些文职。伪满政权中期，出任了伪通达村村长，期间因为一些摩擦而与日本人发生过冲突，甚至将种马场场长痛打了一顿。^②因为这些事情，他被解职失业。虽然他是堂堂大学生，但在整个贺氏家族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却因为在做末胥小吏期间未能帮助家中扩大田产反倒欠下债务而遭到伯父和胞兄们的白眼。闲居了几个月之后，噩运突然降临，日本人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伙同汉奸冲进了他的家中，将其拘走。临走时，他深情地亲吻了熟睡中的儿子，并嘱咐妻子一定要让儿子读书。此后一去杳无音信，各种传言不断地撕裂着年轻的贺母之心和贺氏家族，最终，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

① 明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63页。

② “种马厂厂长”，贺明星在自传中表述为“厂”，而在另外的一份回忆中则写为“场”，本文全部表述为“场”。